

錢思亮在台大

● 那 廉 君

(本文插圖刊第五頁)

提高臺大學術水準

錢思亮先生任臺大十九年校長對臺大的建樹，在臺大校史上寫下光輝燦爛的記錄。錢先生接長臺大後，雖然他為臺大蓋了不少房舍，但這只是他辦學要達成他的理想的工具或過程而已，因為十九年間錢先生對臺大的構想，為大家所知道的是使臺大在安定之中培養讀書和研究的風氣，進而提高臺大的學術水準，使臺大能成為世界上的第一流大學，這是他的理想，也是最終的目的。為了達成這種理想，這種目的，足夠的圖書儀器設備和適用的研究室實驗室，良好的師資，都是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試看十九年間臺大學生的專心向學，教員們的潛心研究，畢業學生之受到國際間的重視，就可以看出他的成就。培養學校安定的讀書和研究的環境，乍看起來，也許覺得平淡易為，但事實上並不簡單，必須有一股推動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才幹和毅力，同時更要有見解，有見解才能產生計畫，有計畫才能有實施的方向。

錢先生辦臺大，不但有毅力，有見解，也有

他的抱負，他的抱負就是要把臺大辦成和世界第一流能相提並論的學校，錢先生不但對臺大有抱負，對我國整個的高等教育，也有他的看法。在他將要離開臺大的時候，他針對當時我國高等教育需要改進的地方提出幾項建議：第一，大學導師制度必須設法加強，目的是使青年學子增多和師長接觸的機會。第二，優良的師資和充足的設備，是達成「德智體群四育並重」大學教育理想的基本條件。第三，「建教合作」應該特別重視，他覺得大學是造就專門人才的地方，但如不能配合社會需要，造成供過於求或者供非所求，不僅浪費了國家的財力物力，並將導致所謂「畢業即失業」的危機。此外，由於錢先生是主辦大專院校聯合招生最有經驗的人，所以他在瞭解招生辦法的利弊之後，曾有一種構想，他認為如果恢復高中畢業「會考」制度，而用「會考」成績代替大學入學考試，未嘗不可加以考慮。以上是就錢先生辦學在政策方面作了簡單的介紹。至於錢先生在處理行政事務，因為他是學自然科學的，所以他的做法是處處要求其合於定理（Theorem），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求每一件事都要有「法

」的根據。也就因此在他剛做校長的時候，招致同事們不少的誤會，但慢慢的大家對他有了瞭解，也就認為他的篤守「定理」，乃是「合理」。記得錢先生接長臺大之初，由九十多位代表組成的校務會議，在開會時總有不少代表提出激昂慷慨的質詢，可是幾年以後，已無人再對他找出可以質詢的地方，從此會場氣氛，轉為風平浪靜。

全部精力用於校務

錢先生是浙江杭縣人，但生長在河南南陽，生活在北平的時間也很長，所以他的生活習慣，有些近乎北方人。一筆柳公權的字體，端端正正，在他自己總認為毫無足取，但從那橫平豎直的端正楷書上，正足以代表他的個性，所謂「一言為心聲，字為心畫」。不過，我們總替錢先生可惜的是自從做了校長以後，便和教學和研究脫節，這在錢先生說來，是損失也是犧牲。他在國家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國家科學委員會等機構作委員，同時幾次被選為中國化學會和中國自然科學促進會的理事長，仍在推動我國科學發展的工作上盡了不少的力量。此外他並被選為中華教育文



①錢思亮校長（左）在學生活動中心參觀學生書畫展。

②錢思亮（右）閻振興兩位校長同車赴溪頭途中。



化基金董事會的董事長。這都是他對國家學術貢獻的另一面。由於我國的大學，並沒有副校長的設置，所以身為校長，名副其實的是一校之長，無論政策性或事務性的，所有最後的決定，都放在校長身上，因此錢先生在臺大校長任內，凡事無法不去躬親，十九年如一日。他在一天二十四小時之內，除了人生每天必有的節目之外，全部精力用之於學校，所以他除去辦公之外，簡直沒有什麼「嗜好」，因為「嗜好」須有時間，譬如一個人喜歡下圍棋，必須有下棋的時間，一個人喜歡照相，必須具有獵取鏡頭的時間，錢先生既沒有多餘的時間，自然不容許他有什麼嗜好。但假如退一步要找出他對那一樣事物比較有興趣的話，大概除了喜歡「貓」之外，只有一件是「建築」。這正如「久病知醫」一樣的，因為臺大過去接受美援和其他校外補助以及由學校自己的經費所興建的建築物太多了，每一座建築從設計興工以至完成，都經過他自己的思考和監督，久而久之，便對建築發生了興趣，臺大的新化學館，在設計時他提出了很多屬於工程上的建議。

技能接受輔導薰陶

錢先生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三位公子都有成就，在他當然引為樂事。不過，我常猜想他還有一件得意的事，就是在每年的六月溽暑天氣臺大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看著幾千個畢業生結束了大學生活，走出校門，踏進社會去工作或出國深造，這些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之後，一批一批的和他作惜別的留影，他穿著肥大的博士袍，汗流浹

背的和這些天真活潑的大孩子東照一張，西拍一幅，這時候他一定非常高興，而他這種高興的心情，在當時自然會掩蓋了離別的傷感，因為錢先生是最重感情的人。

由於錢先生從讀書、教書到做校長，都未曾脫離學校範圍，而構成一所學校的分子，是教師與學生，因此他對師生之間的關係，有著很透澈的看法。

師，雖不列在「人倫」之內，但為人師者所給予下一代的影響力，確是很大。錢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有關「師生之間」的短文（不記得在什麼刊物上發表），記得他在這篇文章裡面討論師生之間的關係，曾強調師生之間，不僅是學業或技能的授受，旁及於品德的薰陶與輔導。過去的所謂「傳道授業」，所謂的「教之事而諭諸德」，以及從前人所承認的「師者人之模範」……這一切都是肯定「師」的重要性，所以才有「易子而教」的傳統教育方式。由此引伸，相信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可以說是甚於父母。直接的教導，固然可使學生受到很大的益處，就是為師者在無形之中的行為，也大大的含有啟示作用。

身教建立師生情誼

錢先生曾提到他在求學時期，受到很多位教師的益處，但印象最深的有三位。一位是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教「定量分析化學」的教授高崇熙先生，他對高教授的這一門課程所收穫的除了課程本身以外，由於彼此接觸的機會很多，因之也領悟到作人和處世之道。其次是在美國伊利諾大

學讀書時，他的指導論文教授亞當斯（Prof. Roger Adam）和另外一位把美國化學教育和化學研究提高到世界水準的少數幾位領導人物之一的諾文斯（Prof. W. A. Noger）。錢先生承認他從這兩位教授身上所得到的也不止於課業，在回國以後，無論是教書或作研究，甚至於以後辦理行政，也都受到他們精神上的感召。

不過，師生之間的關係，錢先生認為不能勉強，需要彼此互敬互重，相見以誠。他引述北史裡面所記述的李諡的故事：「少（諡）好學，周覽百氏，初事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諡講業，同門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這是說明師生之間的關係，不但密切，也很微妙，但必須如前面所說的互敬互重，相見以誠，才能建立師生之間的真正情誼。我們試就錢先生本人來看，不但他自己做到了自重重人，而他的很多學生受他的感召，也都能表現出「敬師」的精神。

舉一個例子來說，錢先生在民國七十一年十月三日殯葬的那一天，臺大工學院畢業的學生石徵，遠從美國趕來參加葬禮。這一位校友本因肺癌而割去了左肺的大半個，原不宜遠行，但他不顧一切的趕來臺北，跪在錢先生靈前磕了三個頭，這就顯示師生之間已經有了深厚的情誼，而這種情誼乃是由雙方共同構成，非一日所能培養出來的，實在感人，所以我提及此，藉以說明「身教」尤重於「言教」，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